

赵孟頫小楷《汲黯传》

《汲黯传》写于延祐七年（1320年），是赵孟頫著名的小楷作品。作品中缺197字为明代书画家文征明所补。文征明跋赵书《汲黯传》称他“楷法精绝”。清笥重光跋曰：“松雪此册，字形大小，无不峭拔，云唐人遗风，其源乃出山阴耳”。

综观其书落笔迅捷，从容不迫，一气呵成，而无一笔失度；其字体宽和雍容，风骨秀逸，平和简静，有轻裘带之风：大用笔上，提按使转，方圆兼施，还十分讲究笔画间的粗细和累重变化，极富有节奏感；在结体上，法度严谨，挺秀润健，十分讲究字的揖让，国求顾盼有情，故能开阔而不平析，寓丽于苍劲之中。

赵孟頫自称《汲黯传》得唐人遗风笔意，而清代冯源深评云：“此书方峻，虽据欧体，其用笔之快利秀逸，仍从《画赞》，《乐毅》诸书得来。”倪瓚也说：“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隋唐间人。”（引自《书林藻鉴》），用笔不下于智永，虞世南，得称一世之冠。

《汲黯传》原文：

汲黯字长孺，濮阳人也。其先有宠於古之卫君。至黯七世，世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以庄见惮。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为谒者。东越相攻，上使黯往视之。不至，至吴而还，报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内失火，延烧千馀家，上使黯往视之。还报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烧，不足忧也。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馀家，或父子相食，臣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之罪。”上贤而释之，迁为荥阳令。黯耻为令，病归田里。上闻，乃召拜为中大夫。以数切谏，不得久留内，迁为东海太守。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阁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黯为人性倨，少礼，面折，不能容人之过。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见，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学，游侠，任气节，内行脩絜，好直谏，数犯主之颜色，常慕傅柏、袁盎之为人也。善灌夫、郑当时及宗正刘弃。亦以数直谏，不得久居位。

当是时，太后弟武安侯蚡为丞相，中二千石来拜谒，蚡不为礼。然黯见蚡未尝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群臣或数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从谀承意，陷主於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柰辱朝廷何！”

黯多病，病且满三月，上常赐告者数，终不愈。最後病，庄助为请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职居官，无以逾人。然至其辅少主，守城深坚，招之不来，麾之不去，虽自谓贲育亦不能夺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将军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之。丞相弘燕见，上或时不冠。至如黯见，上不冠不见也。上尝坐武帐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见黯，避帐中，使人可其奏。其见敬礼如此。

张汤方以更定律令为廷尉，黯数质责汤於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二者无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公以此无种矣。”黯时与汤论议，汤辩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厉守高不能屈，忿发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

是时，汉方征匈奴，招怀四夷。黯务少事，乘上间，常言与胡和亲，无起兵。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别文法，汤等数奏决谏以幸。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笔吏专深文巧诋，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胜为功。上愈益贵弘、汤，弘、汤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说也，欲诛之以事。弘为丞相，乃言上曰：“右内史界部中多贵人宗室，难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请徙黯为右内史。”为右内史数岁，官事不废。

大将军青既益尊，姊为皇后，然黯与亢礼。人或说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将军，大将军尊重益贵，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将军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将军闻，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过於平生。

淮南王谋反，惮黯，曰：“好直谏，守节死义，难惑以非。至如说丞相弘，如发蒙振落耳。”

天子既数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

始黯列为九卿，而公孙弘、张汤为小吏。及弘、汤稍益贵，与黯同位，黯又非毁弘、汤等。已而弘至丞相，封为侯；汤至御史大夫；故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

居无何，匈奴浑邪王率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黯曰：“长安令无罪，独斩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弊中国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浑邪至，贾人与市者，坐当死者五百余人。黯请间，见高门，曰：“夫匈奴攻当路塞，绝和亲，中国兴兵诛之，死伤者不可胜计，而费以巨万百数。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家；所卤获，因予之，以谢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纵不能，浑邪率数万之众来降，虚府库赏赐，发良民侍养，譬若奉骄子。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陛下纵不能得匈奴之资以谢天下，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是所谓『庇其叶而伤其枝』者也，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许，曰：“吾久不闻汲黯之言，今又复妄发矣。”後数月，黯坐小法，会赦免官。於是黯隐於田园。

居数年，会更五铢钱，民多盗铸钱，楚地尤甚。上以为淮阳，楚地之郊，乃召拜黯为淮阳太守。黯伏谢不受印，诏数彊予，然後奉诏。诏召见黯，黯为上泣曰：“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用之。臣常有狗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原为郎中，出入禁闥，补过拾遗，臣之原也。”上曰：“君薄淮阳邪？吾今召君矣。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辞行，过大行李息，曰：“黯弃居郡，不得与朝廷议也。然御史大夫张汤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务巧佞之语，辩数之辞，非肯正为天下言，专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外挟贼吏以为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与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汤，终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阳政清。後张汤果败，上闻黯与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诸侯相秩居淮阳。七岁而卒。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诸侯相。黯姑姊子司马安亦少与黯为太子洗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时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阳段宏始事盖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卫人仕者皆严惮汲黯，出其下。

赵孟頫 fǔ（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鸥波，中年曾作孟俯，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士，故画史又称“赵吴兴”。元代著名画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死后被元英宗追封为魏国公，谥文敏。

《元史·列传·赵孟頫》

赵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也。五世祖秀安僖王子偁，四世祖崇宪靖王伯圭。高宗无子，立子偁之子，是为孝宗，伯圭，其兄也，赐第于湖州，故孟頫湖州人。曾祖师垂，祖希永，父与，仕宋，皆至大官；入国朝，以孟頫贵，累赠师垂集贤侍读学士，希永太常礼仪院使，并封吴兴郡公，与集贤大学士，封魏国公。

孟頫幼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年十四，用父廕补官，试中吏部铨法，调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益自力于学。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见。孟頫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世祖顾之喜，使坐右丞叶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听。时方立尚书省，命孟頫草诏颁天下，帝览之，喜曰：“得朕心之所欲言者矣。”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众欲计至元钞二百贯赃满者死，孟頫曰：“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今二十余年间，轻重相去至数十倍，故改中统为至元，又二十年后，至元必复如中统，使民计钞抵法，疑于太重。古者以米、绢民生所须，谓之二实，银、钱与二物相权，谓之二虚。四者为直，虽升降有时，终不大相远也，以

绢计赃，最为适中。况钞乃宋时所创，施于边郡，金人袭而用之，皆出于不得已。乃欲以此断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或以孟頫年少，初自南方来，讥国法不便，意颇不平，责孟頫曰：“今朝廷行至元钞，故犯法者以是计赃论罪。汝以为非，岂欲沮格至元钞耶？”孟頫曰：“法者人命所系，议有重轻，则人不得其死矣。孟頫奉诏与议，不敢不言。今中统钞虚，故改至元钞，谓至元钞终无虚时，岂有是理！公不揆于理，欲以势相陵，可乎！”其人有愧色。帝初欲大用孟頫，议者难之。二十四年六月，授兵部郎中。兵部总天下诸驿，时使客饮食之费，几十倍于前，吏无以供给，强取于民，不胜其扰，遂请于中书，增钞给之。至元钞法滞涩不能行，诏遣尚书刘宣与孟頫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凡左右司官及诸路官，则径笞之。孟頫受命而行，比还，不笞一人，丞相桑哥大以为谴。

时有王虎臣者，言平江路总管赵全不法，即命虎臣往按之。叶李执奏不宜遣虎臣，帝不听，孟頫进曰：“赵全固当问，然虎臣前守此郡，多强买人田，纵宾客为奸利，全数与争，虎臣怨之。虎臣往，必将陷全，事纵得实，人亦不能无疑。”帝悟，乃遣他使。桑哥钟初鸣时即坐省中，六曹官后至者，则笞之，孟頫偶后至，断事官遽引孟頫受笞，孟俯入诉于都堂右丞叶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养其廉耻，教之节义，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笞，唯曹史以下。他日，行东御墙外，道险，孟頫马跌墮于河。桑哥闻之，言于帝，移筑御墙稍西二丈许。帝闻孟頫素贫，赐钞五十锭。

二十七年，迁集贤直学士。是岁地震，北京尤甚，地陷，黑沙水涌出，人死伤数十万，帝深忧之。时驻蹕龙虎台，遣阿剌浑撒里驰还，召集贤、翰林两院官，询致灾之由。议者畏忌桑哥，但泛引《经》、传及五行灾异之言，以修人事、应天变为对，莫敢语及时政。先是，桑哥遣忻都及王济等理算天下钱粮，已征入数百万，未征者尚数千万，害民特甚，民不聊生，自杀者相属，逃山林者，则发兵捕之，皆莫敢沮其事。孟頫与阿剌浑撒里甚善，劝令奏帝赦天下，尽与蠲除，庶几天变可弭。阿剌浑撒里入奏，如孟頫所言，帝从之。诏草已具，桑哥怒谓必非帝意。孟頫曰：“凡钱粮未征者，其人死亡已尽，何所从取？非及是时除免之，他日言事者，倘以失陷钱粮数千万归咎尚书省，岂不为丞相深累耶！”桑哥悟，民始获苏。

帝尝问叶李、留梦炎优劣，孟頫对曰：“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梦炎贤于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頫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帝叹赏焉。孟頫退谓奉御彻里曰：“帝论贾似道误国，责留梦炎不言，桑哥罪甚于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辞其责！然我疏远之臣，言必不听，侍臣中读书知义理，慷慨有大节，又为上所亲信，无逾公者。夫损一旦之命，为万姓除残贼，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彻里至帝前，数桑哥罪恶，帝怒，命卫士批其颊，血涌口鼻，委顿地上。少间，复呼而问之，对如初。时大臣亦有继言者，帝遂按诛桑哥，罢尚书省，大臣多以罪去。

帝欲使孟頫与闻中书政事，孟頫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多所裨益。帝问：“汝赵太祖孙耶？太宗孙耶？”对曰：“臣太祖十一世孙。”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谢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侧，必为人所忌，力请补外。二十九年，出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时总管阙，孟頫独署府事，官事清简。有元掀兒者，役于盐场，不胜艰苦，因逃去。其父求得他人尸，遂诬告同役者杀掀兒，既诬服。孟頫疑其冤，留弗决。逾月，掀兒自归，郡中称为神明。金廉访司事韦哈刺哈孙，素苛虐，以孟頫不能承顺其意，以事中之。会修《世祖实录》，召孟頫还京师，乃解。久之，迁知汾州，未上，有旨书金字《藏经》，既成，除集贤直学士、江浙等处儒学提举，迁泰州尹，未上。

至大三年，召至京师，以翰林侍读学士，与他学士撰定祀南郊祝文，及拟进殿名，议不合，谒告去。仁宗在东宫，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改翰林侍讲学士，迁集贤侍讲学士、资德大夫。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頫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有不悦者闻之，帝初若不闻者。又有上书言国史所载，不宜使孟頫与闻者，帝乃曰：“赵子昂，世祖皇帝所简拔，朕特优以礼貌，置于馆阁，典司述作，传之后世，此属啾啾何也！”俄赐钞五百锭，谓侍臣曰：“中书每称国用不足，必持而不与，其以普庆寺别贮钞给之。”孟頫尝累月不至宫中，帝以问左右，皆谓其年老畏寒，敕御府赐貂鼠裘。

初，孟頫以程钜夫荐，起家为郎，及钜夫为翰林学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门，而后入院，时人以为衣冠盛事。六年，得请南归。帝遣使赐衣币，趣之还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书《孝经》。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岁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孟頫所著，有《尚书注》，有《琴原》、《乐原》，得律吕不传之妙。诗文清邃奇逸，读之使人有飘飘出尘之想。篆、籀、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天竺有僧，数万里来求其书归，国中宝之。其画山水、木石、花竹、人马，尤精致。前史官杨载称孟頫之才颇为书画所掩，知其书画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经济之学。人以为知言云。

子雍、奕，并以书画知名。

历史轶闻

赵孟頫的好人好事

仕元的几十年，赵孟頫做了不少好事。《元史》里赵的列传简直是一篇篇表扬稿的罗列。最著名的一次是某年北京地震，天塌地陷的，房屋颓圯无数，百姓死了数十万，皇帝忧心忡忡，差点下罪己诏。当时的宰辅桑哥却指示“发改委”，不要因为遭了灾就停止征税征粮，搞得哀鸿遍野，老百姓活着的都约好了一块去自杀，不想自杀的则跑到山里躲了起来。桑哥就着人追捕——此人权倾朝野，有人性的大臣们看着生灵涂炭也不敢说个不字。

这时赵孟頫勇敢地站了出来，表示反对。他对皇帝说，黎民百姓死的死逃的逃，粮税肯定收不上来，这种时候理应抚恤百姓追查豆腐渣，再大赦免税好让百姓们休养生息，怎么能干横征暴敛的缺德事呢？另一权臣阿剌浑撒里也是这么上表的，帝称善，遂大赦并免税，震区百姓的日子因此好过了一些。

在收拾桑哥这一政治事件中，赵孟頫显示了中原文人狡狴的政治智慧。桑哥势焰熏天残民以逞，还是皇上的宠臣，这样的人，于公于私都该收拾。然而赵孟頫深知政治有风险弹劾需谨慎，就跟彻里帖木耳说，皇上说贾似道祸国，我看这桑哥比贾似道坏多了（先做出定性），咱们做臣子的如果不向上反映，将来难辞其咎（再晓明大义）。不过我属于靠边站的，说不上话，说了话皇上也不听。满朝文武，只有您忠肝义胆，又为圣上器重（高帽一戴神鬼莫摘），这事您老要是不去就没人敢去啦！彻里听了立马就去找皇帝反映，结果遭“批颊”，抽了无数大嘴巴，口鼻喷血面如猪头。好在游牧民族出身的彻里性子直骨头硬，血止住了彻里再次“上访”，打不死就接着告，后来告桑哥的人渐多，皇上也觉得有问题了，就派人调查，这一查就查出罪行昭昭，然后就把桑哥双规了，最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赵孟頫在济南府当同知时，曾接到个案子。一老翁抬着儿子的尸首击鼓鸣冤，告儿子的同事杀人。赵孟頫调查后得知，老翁之子叫元掀儿，在盐场干活。被告也在盐场，与元掀儿同为苦力，找不出明显的杀人动机，就把案子押下不审。过了几个月，元掀儿出现了，原来是因为忍受不了盐场的艰苦，逃了。其父以为子死，想讹点钱养老，找了具尸首诬告儿子的同事，结果儿子现身事发。该案一结，人皆称赵孟頫是神仙，能预知人之生死。其实没那么神，说他取证谨慎，坚持程序正义正义倒是真的。

漢汲黯傳

七十五卷
書周
五

而雅

汲黯字長孺潞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
衛君至黯七世_二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
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
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_二
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

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
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適河南
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
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
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
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貲乃召拜為中大夫

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海太守黯
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
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
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
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
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
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
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
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亦以數直諫不
得久居位當時是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
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

捐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二黯對曰
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
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
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
數黯二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
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柰辱

朝廷何黥多病_二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
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
我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
少主守城深堅招之_二不來麾之_二不去雖自謂
賁育_二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
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負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子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

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
東更之為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
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仇厲守高不能屈忿
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
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
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承上聞常

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
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
讞以幸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飭
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詎陷
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貴
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不說也欲誅

之以事加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
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
為右內史為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
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
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
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捐客

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
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
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和如教蒙振落耳天子既數征匈奴有
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
和張湯為小吏及和湯稍益貴與黯同

位黜又非毀和湯等已而和至丞相封為侯
湯至御史大夫故黜時丞相史皆與黜同
列或尊用過之黜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
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
默然有間黜能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黜
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王率眾來

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貫馬民
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
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
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
及渾邪至貢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

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
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
費以臣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曰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
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

教良民侍養辟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
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闕出財物于邊
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
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
業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
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背汲黯之言今又復

妄教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
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
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
郊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
印詔數強予然後奉詔二召見黯二為上
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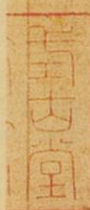
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
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
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名君矣願淮
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
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
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諫詐足以飭非務巧佞之語韞數之辭非
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所不欲曰而毀
之主意所欲曰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內
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
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
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

張湯果敗上責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
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_二後上以黯故
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
姑姊子司馬安_二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
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
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始事

蓋侯信_二任宏_二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延祐來年九月十三日吳興趙孟頫手鈔
此傳于松雪齋此刻有唐人之遺風
余彷彿得其筆意如此



右趙文敏公明書史記汲黯傳楷法精絕或疑其軌方峻勁不
類公書余惟公於古人之書無所不學嘗書歐陽氏八法以教其
子又嘗自謂其所作千文數年不學嘗書歐陽氏八法以教其
體如此傳實有歐褚筆意後題延祐七年手抄於松雪齋且云
此刻有唐人遺風觀此當是有石本傳世豈歐褚遺蹟邪考歐趙
兩家金石錄無所謂汲黯傳竟不知何人書也公以延祐六年謫告還吳
興至是一年六十有七矣又明年至治二年卒年六十有九距此才兩年耳公
嘗得米元章壯懷賦中缺數行因取刻本摹補以補凡書數過終不如意
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之公於元章豈真不逮者其不自滿
假如此傳自反不重邪以下凡闕一百九十七字余因不得刻本漫以己意足
之夫以徵明視公與公之視元章其相去高下殆有間矣而余詭謬如此豈獨
藝能之不逮古哉因書以識吾愧辛丑六月既望文徵明書年七十有二